

何時人夢夕

呂錦華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时入梦 / 吕锦华著. —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1
ISBN 7-02-001754-1

- I . 何…
- II . 吕…
- III . 散文 - 中国 - 现代
- IV . I267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市 华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 1/32 10印张 3 插页 219 千字

1994年1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定价 6.30 元



12 56 66
H 許 华

自序

夜很静，月光如水，我在灯光下编选书稿。

时序轮秋了，从微带沁凉的晚风里，我已感到秋的姗姗来迟的脚步了。

每年的秋天里我总忍不住要回过头去看看自己走过的路。这似乎已成了一种习惯。那心境，既有对流逝岁月的一种怀念一份感叹，更有唯恐忙忙碌碌之后却只留下一片空白的一种不安。因此，每年的秋天对我都是一种检阅。

人们常常在秋天里喜摘果实。而我，属于我的秋天，我收获的又是什么呢？

这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选集。这些年来，承蒙朋友老师鼎力相助，也算有几本小书得以问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为我出了《小巷女子》，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为我出了《总想为你唱支歌》，江苏少儿出版社推出了我的精短抒情散文集《寻找那一片星光》，还有四川文艺出版社帮我出了《人生风景线》，南京出版社出了我的纪实散文集《金色的年轮》。另外还有几本纪实文学的书得到出版。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将我这些年来发表的散文进行筛选，编选了这本散文选集，这于我，是一份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有时，我常想，文学的体裁还有多种，为什么我却选择了散文？而且，还是这样的一往情深情真意笃？散文，为什么会对产生如此大的吸引力呢？现在细想起来，还是我的性格决定了

我文学创作的路。

人常常不是一开始就为自己选择好一条路的。文学创作是一项十分寂寞的脑力劳动，而散文在文学门类中又是一种更加需要淡泊宁静心境、更加需要冷静反刍生活才能进行创作的文体，它需要你用百分之百的真情实感去锤炼这颗美丽纤细的珠子，而这颗珠子所能激起的震荡，却常常一闪而过而被人忽视。因为它实在太小太轻太微不足道了呀！

然而，我喜欢安静的性格正好和它对上了号。我生性爱静。许多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总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一边，朋友们有的粗犷有的憨厚有的幽默有的机智，听他们谈话而不加入这种谈话，于我是一种长进；外出观光游览，我更喜欢独自走在队伍的后面，听山溪在看不见的林子深处淙淙作响，看雨后的绿叶晶莹剔透在太阳下像纷飞的彩蝶，我感到快活。自从选择了散文，我的那方空间便更加充实了。

我开始在一个又一个暮色降临的黄昏、在一个又一个月光迷朦的夜晚，撰写我对人生的感受对生活的反思；写故乡故土在我心中留下的那种温馨的感觉，写祖国山水在我胸中激起的一种苍凉而美好的回味。柔和的灯光编织的是一方最宁静的天地，每每进入这个世界，一切的烦恼便随之远去，而一切耳闻目睹的世事便纷至沓来。于是，我写呀写呀，写不尽人生路上的苦苦甜甜悲悲欢欢；我好像突然面对一位最慈祥的长者，有着说不完的话要说呐！

而此刻的心情，我颇有点像当年做学生时向老师递交一份答卷。我不知道那些关心我的读者在读了这本选集后会给我一个怎样的分数。也许我始终长不大，——这是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时某些同学给我的评定；也许我终于长大了；但愿人们能从我歪歪扭扭的字眼里，领受到人世间一颗渴望真诚美好

的心。

这于我，是最感欣慰的事了。

吕锦华

1992年秋天于吴江

目 录

自序 1

第一辑

五味糖	3
人生这支歌	8
金色的年轮	11
热血男儿	15
母亲的岁月	19
太湖边的小屋	23
挑包姑娘	26
大山深处的墓包	31
黄昏素描	35
银杏树沙沙响	47
无价的君子兰	56
人生风景线	60
听鼓老人	64
何时入梦	67

第二辑

总想为你唱支歌	75
拱北海关前的遐想	80

总是难忘	83
苍凉的歌谣	86
悲壮的滇西	91
翻越大山	96
嘉峪关的回忆	101
走向大漠深处	105
草湖夜话	110
白杨林的传说	116
刻在海宁石塘的情思	122
塔河情	127
游金鞭溪小记	130
荔枝节的夜晚	133
边城印象	136

第三辑

星在窗外	143
清清淡淡过日子	146
寻找那一片星光	149
月光下的散步	153
未忘却的小阁楼	157
在岁月里作画	161
心地澄明	164
多雨的南方	168
丰碑	171
冥冥之中的神	175
失去的钱包	178
笛声	183

又是秋天	188
小鸟飞向蓝天	196
难忘金陵	199

第四辑

温馨的土地	205
方寸小园	208
看苏州人过日子	211
苏南女子	214
生活拾趣	217
酒忆·酒趣	221
鸽颂	224
鸽趣	228
鸽祭	231
南方的井	234
前方到站是苏州	237
苏南女孩爱跳橡皮筋	240
空信箱	244
看相	247
那个世界真美妙	250
方圆之间	254
甲骨文博士受骗记	258
太湖之畔熏豆茶	262

第五辑

三峡夜市	269
宫墙高高	271

小街	274
街声	276
根雕	279
飘在离宫的笑声	281
听歌人手记	283
人生偶拾	285
农人	288
祖父	290
根	293
一支山歌	295
乐手	298
新绿	301
现实三章	304
关于《苦旅》的随想(代后记)	308

第一辑



五 味 糖

老家人给我带来一袋喜糖。

我好生奇怪。袋子不是当今那种透明鲜亮的塑料袋，而是纸糊的。上面绘有龙凤伴舞、吉祥如意的图案，因年份长久而发黄，而模糊不清。抖开一看，里面全是清一色的咸味奶油硬糖。八颗。价值不超过一角钱。女儿噘起了小嘴，鼻孔里滚出个“哼”字。这“哼”字的含义，我自然明白。

我看看，却别有一番心绪。

据说此糖诞生于五十年代，曾经受到小镇人极大的青睐。八颗一袋的喜糖，曾是一份很贵重的礼品。六十年代销声匿迹。七十年代又走进千家万户。不幸八十年代又被打入冷宫。其原因当然是远不及夹心奶油巧克力有味。此糖几起几落里就是物质生活变化的一个缩影，但此刻再次闯进我生活中，又说明了什么呢？

喜糖来自一位在小镇中药铺度过了大半辈子的老人。

中药铺借租祖父留下的一幢房子。一幢最典型的南方木结构的高大二层楼。我家住楼上；药铺开楼下。因此，比喻我们兄妹从小在中药味儿中熏大，绝无半点夸张。

中药铺在小镇独一无二。因此，小镇人都和我们这幢楼沾过边。中药铺的元老数华公公，一个五短身材的矮老头。他年轻时就来这里了。见了我们的第一句话，常是：“咳，我是看着你们一个个落地呐！哭起来像小猫叫。我还以为哪儿跑来了一只

猫呐！”于是，不管他在中药铺里地位如何，我们总是尊敬地称呼他为华伯伯，偶尔晋升为华公公。

华公公在药铺里属于哪份摊子，我们始终搞不清。全体人员到齐时，他便一个人去药铺后面那间阴暗的刀房切药。他能将大大小小圆圆方方结结实实的各种药块统统切得薄如纸片，匀匀称称。在旁边站上片刻，听着“嚓嚓嚓”的落刀声，看看飘飘洒洒的药片儿，是一件极快活的事。如果哪份摊子少了人，华公公便替上去。是配药房的，他便去称药；是煎药房的，他便去守炉子，且还得挨门挨户送药去。

华公公没有家，就把药铺当成了家。吃睡在铺里，省了一份房租钱，也给药铺省去不少烦心事。比如夜间值班可以免了。中午药铺人最少，只留一个值班的，但中午配药的人还挺多。于是，华公公又理所当然顶上去了。在楼上坐一天，抽屉声最紧锣密鼓的，当属中午。也是这时的华公公，显得特别的精神、愉快，一边来回拨弄抽屉，一边大声数点着药名，忙乎得满头大汗，忙乎得无拘无束。

华公公特别看重两件事。一是喝酒，一是听收音机。他似乎一天都离不开酒瓶子，也一天不能没有收音机。他的那架木匣子收音机旧得快散架子了，但仍捧出捧进当宝贝。每天黄昏，一个小桌，一边是酒瓶菜碟子，一边是闹闹的收音机，边听边酌，倒也显出几分悠闲。曾羡慕他会过日子。但母亲想了想，忽然眼角湿湿地说：“这一个人生活的味，你不懂！”

铺里人暗地里取笑他。笑他的老婆是喝酒喝掉的。这话不无道理。困难时期酒好贵，他照喝。喝最廉价的。把能卖的卖掉后，将能借的借了几遍后，他就赊着喝。常常见他不好意思地向母亲借钱。母亲手头也拮据，但看在多年邻居的份上，只要他开口，每次多至几元，少至几角，总要给他。

因为喝酒，华公公常常显得有点醉态。眼睛眯得小小的，整天乐乐哈哈的没火气。曾以为华公公这种人这辈子也不会发大脾气。但事实马上纠正了我的偏见。记得那一次华公公的火气发得还挺大。把瓶瓶罐罐吃饭的碗儿全砸了个稀巴烂。到头来只好忍痛几天不喝酒，把家什添置好。为啥发火？后来才听说，店里评先进两个名额，一个让经理占了，一个让会计占了，他没评上。他有几年是镇上的先进，这次突然拉下来，他觉得脸没处搁了。再说平时，重活脏活属于他；半夜里来了重病人配药属于他；哪个摊子要添人属于他；……这先进不属于他又属于谁呢？难怪华公公发火。惹恼了的兔子也会咬人哩！

但华公公的火气不久长。第二天就主动向经理认了错。第三天又干得像以前一样的认真。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似乎要将功赎罪。

动乱年代经理曾经被罢官。担子落在了华公公肩上。华公公一时受宠若惊，干得比以前更卖力。那时五颜六色的会也特多，常见他背了一个挎包出进。但他的会从来不抵去他的工作量。因此，常常夜已深了，他还在切药房里伛着身子干活。似乎这份活永远属于他，似乎即使当了镇长什么的也卸不掉了。他上任受的气似乎比受的表扬多。谁都可以对他咋呼一阵。他总是笑着接受了。当然，最后仍以谁也不听他的指挥而宣告换位。干了两年，瘦了一圈，但总算也尝了一回做官的滋味。

华公公在小镇当然少不了有点风流事。因为他没家没老婆。因为他想家想老婆。小镇人对此又特别的津津乐道。想原因当然还因为华公公好说话，从来不会动刀动枪来真格的。即使当面数落他几句，他仍一笑了之不当回事。

据说华公公有过老婆。困难时期一个从湖南要饭来的黄脸女人，还带个娃娃。华公公和她好了几个月。管她饭。借钱给

她添了几身衣服。好长时间没喝酒，但后来实在憋不住了。一开戒，一沾酒，一个月三张大团结马上没有了。黄脸女人饿了几天，看看实在没法子，便偷偷卷了华公公一副铺盖，拿了衣服带了娃娃溜出另嫁人去了。

华公公闷闷不吱声了几天。有人怂恿他去找。还说在某村子里见到了这个女人。但华公公摇摇头拒绝了。是呵，即使找来了，他又怎么养得起两张嘴呢？

后来，听说华公公和一个渔船上的女人好上了。渔船上的女人当然有男人。偶尔几次半夜有人来配药，“嘭嘭嘭”敲了好长时间的门，也确实不见华公公起来开门。于是，再有人敲门配药时，便能听到临街的窗子里传来带着浓浓睡意的戏谑声：“到船上找去吧！船上……”

可我总不信。保不了华公公是听见了而躺在被筒里不愿起来呐？他也是人呗，哪个人不会偶尔也偷几下懒？

后来，又听说船上的女人给华公公生下了一个大胖儿子。一时弄得满镇风雨。好长时间，华公公躲在切药房里不敢出来见人。打酒、买菜之类的事儿则央求母亲给带了。不久，又见一位身穿干部制服的人来找华公公谈话。华公公满脸通红地解释着，辩解着，摇着头。当华公公重新在街上露脸时，则冲他而来的嬉笑声更浓了——小镇人正闲得慌，闲得太寂寞，正好拿他来开心。而此时的华公公，就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学生，红着脸，低着头，急急地躲过一道又一道目光，不敢有半点怠慢地穿过小街，赶回家。

在一阵闹闹笑笑平息之后，我终于也发现了一点小小的秘密。首先是那个渔船上的女人晚上来药铺找华公公。其次是华公公变得节俭了。每晚一瓶白酒改成了半月一次；酒菜变成了猪头肉五香豆；中午则常常下面条不用菜。照理华公公

手头应该宽松起来了。但没有。日子仍过得结结巴巴，不时仍是向母亲借点钱。母亲自然懂得，悄悄对我们说，一半钱，该是给了那个女人。

然而，直到离开老家时，我始终没搞清楚究竟哪个孩子是华公公的后代。常见一群光着屁股、挂着鼻涕的船上娃娃在药铺前的河埠上窜上跳下的吵呀闹呀，可哪个也没沾了华公公的一点长相。比如那高鼻梁，比如那浓剑眉。于是，直看得心里酸酸的又多了一份惆怅。他，会不会让人糊弄一场？

喜糖来自老家，来自这位老人，实在不同寻常。老家在变。老家人的观念也在变。然而，将八颗咸味硬糖装在绘有龙凤伴舞的喜糖袋里，却是一位老人向往了几十年的夙愿。它没有变。它迟迟来临。它终于降临了。

在小镇的舞台上，华公公实在算不得一个什么角色。他勤快，却不会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忠厚，因此免不了遭人算计；他孤独，却无处诉说；他苦闷，又得不到谅解。但他向这个世界奉献了一颗善良的心。如今，老人的愿望终于实现；老人的晚年，终于有了一个伴。是悲？是喜？是欣慰？是感慨？眼睛里不禁浮起一层湿润的薄雾。

咸味糖含在嘴里，此刻化作一股浓浓的杂味流入心中；我分明在嚼着一颗五味糖呵。

我轻轻将剩余的糖块装进一个精致的小方盒里。为忘却这段难以忘却的往事。为记住这个不幸又幸运的老人。